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十四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樂生部

生辰

詳見誕子及壽門
同庚附

羣書彙語

誕彌厥月生民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罷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衣之褕載弄之瓦斯于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右內則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射義山川氣候彰白武於皐繇象緯休徵下蒼龍於曼倩盈川集

同庚

与吾同物左

詩句

何事共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刘郎白集注予与崔刘同年紫綬白鬚鬚同年一老夫樂天喜見刘夢得旧遊到处皆蒼

難同甲惟君尚黑頭坡

古今事類

生空桑中

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日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尽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孕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伊尹而獻其君今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列

維嶽降神

高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紱麟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

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捨遺記

饋鯉

孔鯉生有人饋金鯉記室新書

陸地生蓮

關令尹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關令內傳

揆余初度

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以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又重之以脩能

天星孕秀

蕭何昂星精 張良感弧星生 樊噲感狼星生 李白之生

母夢長庚星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樹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為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雜記

天上麒麟

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生丙子

唐張果常言我生堯之丙子歲

小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東軒

獨獻范蠡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

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伯越平吳各逐身退扁舟五湖公
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倦遊錄

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愷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遇
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臬吏走卒皆籠雀鴿
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
雀鴿詣客次播芴開籠每放一鴿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
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虜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
對曰虜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東軒筆錄

悲喜不同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
樂若具慶者可矣

大宴近駭

寇萊公在蒲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
上怒甚謂王曰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且徐對曰準誠賢能
無如駭何 上意解遂不問

同日相賀以下係同庚

漢高祖與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本傳

顧悅蒲柳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
質早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世說

同庚齊名

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名漢質紀

有無通共

吳周瑜字公瑾舒人初孫堅興義兵策字伯符將母徙居舒與瑜
同年友善瑜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小一月生

曹公善孫權質子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引周瑜詣母前定議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汝其兄事之

同年為兄

許遠與張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韓愈作張巡傳

後一日生

史宰于即思明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通監

同年皆窮

馬正卿字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偶至其齋書杜子美秋風歎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即日醉歸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又曰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一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棟坡志

同宗同甲

李濬与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宗諤死濬後一日卒王鍾清話

同庚俱貴

王侁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迂吏驪御之盛前此未有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宝臣也公曰仲義令擁千兵擢帥汝猶為筭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曰汝無羨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寶臣擢樞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為渭帥開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謝陳提刑壽詩啟上茂

周子充

解九夏之齋自恣誤投於憲網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擬於仙曹
未瞻使者之繡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
之言何臺治之傲臨為部民而加禮歌明月之章於赤壁諒因
歲日之俱同穆清風之誦於東方敬祝牡鷄之端返

一二云靈均初度之嘉走无是也魏野中元之句公則過之

謝吳運使壽詩啓

周子充

答其用寇萊公文潞公事渠致仕而歸蓋已知宣
城所解貢士

繼萊國而生已愧中元之句憶宣城之旧更驚四紀之年會華
節之端歸摛雅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稱儼倫然履道燕居
幸同休退願歌赤壁共揖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叙陳之能既

田豐漕壽詩啓

周子充

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日讀哀兄弟之札况當右拱之時

文前甲一

曾未釋於端夏敢而聞於贊喜伏蒙 某官嘔枯意重激潤才
清篤聯事之至情致執謙之善頌既迈吉甫穆如之作又彤仲
尼仁者之言申以醪牽重之儀物敬恭而實兼備於未將正則
而均有光於初度其為心感尚俟面陳

謝許監丞壽詩啓

与予同歲滌長一月周子充

庚威雌甲辰敢攀壽雉公瑾小一月適契五宗過軫高情曲形
盛禮賦兩詩而寵其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
公丙午之盛集今幸密隣於几杖阻陪高會於笑談綸与其子
皆丙午生來詩及二丙

謝人投壽詩啓

朱元晦

年及无聞已負蓬弧之志日臨初度復增我蔚之悲誤辱謙光
俯加賁飾顧茲衰朽雖黼黻以何施仰歎瑰竒用襲歲而為好

回壽詩啓

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人以德譽乃過青藜蓋 某
官惠簡陳人寵光初度寒知松柏儻獲保於後凋報匪瓊瑤第
非護於永好

古詩

三星行

韓愈

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
之磨蝎為身宮僕以磨蝎為命宮平生多得謗譽
殆同病也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箕斗不挹
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惠吉以攘各声
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与斗汝
獨不能神

壽韓平原

陸務觀

珥貂中使傳天語一片飛塵驚輦路清霜粲瓦初作寒天為明
時生帝輔黃金飾奩雕玉觴上尊御食傳恩光紫駝之峯玄熊
掌不數沙上千群羊通天玉帶連城價受賜雍容看拜下 神
皇外孫風骨殊凜，英姿不容畫問今何人致太平平地萬里
皆春耕身會風雲手扶日異姓真王功第一

壽叔父致政南極老人歌

楊廷秀

淡溪居士登九齡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
帝黃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霞染誥金花綾近來更覓雙眼
明夜批蠅頭窺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
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為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十歲長
松青令威旁舞玄夫聽个是活底南極老人星

律詩

壽寇相公

魏野

撒瀆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
種靈椿別有根行期三入後一品見玄孫

壽周益公

李商叟

天佑熙朝世產賢承平舊業至今傳萊公少避中元日潞國同
生丙午年翰墨獨傳千古秘声名嘔在二公先功成野服平園
去要伴靈龜集瑞蓮

昨夜微雲際大清銀河映帶壽星明祥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
平上相生天上異恩尊帝傳洛陽好事寫耆英長身獨樂園中
老疑是平園舊弟兄

袖中勳業拂雲煙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為天下宰不妨長
作地行仙蟻浮玉友秋初熟鵲報銀河月正圓痛引壽觴今夜
看相星重入大微垣

壽詞

水龍吟

蘇子瞻

古來雲海茫茫道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
舉清淨無為坐忘遺照八篇奇語向玉霄東望蓬萊晡靄有雲
駕駿風馭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謫仙風
來無言心許八表神遊浩然相對酒酣箕踞待垂天賦就騎鯨
路穩約相將去

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

辛幼安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
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
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
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

沁園春

辛幼安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

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勢駸二更右軍渾餘事素
山都夢覓金闕名存 門前父老忻二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
它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
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我梅靈椿

鵲橋山慶高母八十

辛幼安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盃春釀烟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
舊時宮樣 綵衣更看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着意記
新詞遇着个十年便唱

詩話

縣令生日

開室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瀆一日榜縣門示
某月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饋送有曹吏曰宰君明
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練獻之曰續壽衣宰一

文前四甲

无所拒後又告示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
持練以獻焉時王品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
尋魚

獻老子圖

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獻曰秘菽
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僊穎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
長年 雲齋錄

為同甲會 係同庚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
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為同甲之會各賦詩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為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齋二風生席素髮蕭二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筆淡

幼悟

羈貫成童

孟子 幼子常視無誑曲礼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詩句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羨白羅裳杜示

宗武小兒弄筆不能嗔沈辟書窻且賞動劉禹錫閑來案上翻
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鴟盧仝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韓愈

古今事考

生而岐疑

后稷生於姜嫄實覃始能實訐張厥言載路克岐知克疑識人
以就口食

戲陳俎豆

孔子為兒嬉戲常戲陳俎豆礼容史記孟子事見教子門

文前四甲

九

互鄉潔已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闕黨將命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憲問

羈貫成童

谷梁之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也

與我玄文 見年齒門

果取小者

孔融兄弟七人嘗共食棗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對日遠近

晉明帝數歲元帝抱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汝謂日与長安

江夏黃童

黃香幼岐嶷人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呼為小友

張九齡為嚴挺之蕭誠善嚴勁而蕭佞九齡方命左右召蕭李
泌號為高童在旁帥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蘭茁其芽

馬燧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

韓作蔓語

擊甕活兒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
水中群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其活人手
段已見齟齬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冷齋夜話

水灌出穉

文潞公少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樹穴中不能取以水灌得毬出
識者知其不凡

執帽不濡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
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
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記聞

古詩

古詩

徐卿二子歌

杜甫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
盡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
歲氣食牛蒲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
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執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

一座盡驚

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竒之時邕才李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

龍駒鳳雛

陸機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阮鴻見而竒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本傳

戲知優劣

王僧虔父曇首與兄弟會集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鬼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卿僧綽或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弘稱其長者

因戲見志見桑門

戲為營陣

趙犍兒弄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今指顧群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

以舡秤象

魏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也孫權致大象太祖欲知其斤重倉舒曰置象大舡之上刻其水水痕所至稱物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之

弱不好弄

傅夷吾弱不好弄弱幼弄戲也 王潜幼莊重不喜兒弄

詩話

數歲不言

揚文公憶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語遂吟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語恐驚天上人

老

羣書要語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昔昔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秦誓石蜡曰老夫耄矣無能為也隱四余

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同上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昭元斑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楚詞

華髮為元龜鮑黃髮兒齒閔宮黃者台背行葦槁項黃馘列

子危眉鶴髮柳文頭童齒豁韓文鶴髮雞皮陳信竹林始見二

毛潘岳賦桑榆之景理無遠照選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李密表

見我龍鍾故相感耳裴度傳崦嵫暮景歐文

詩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選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蘇

谷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杜垂白馮唐老杜白首壯心違杜

龍鍾二千石嚴武

古今事實

老人擊壤

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通曆

天下大老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只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六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只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之武老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遂見秦伯云云秦伯說與鄭人盟襄三十

楚丘何老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康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夫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新序

廉頗遺矢

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趙使郭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時三遺矢矣

王剪何怯

秦始皇謂王剪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馮唐為郎

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注謂從何處來為郎

顏駟不遇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擢拜會稽都尉

扶杖聽詔見詔門

主父逆施

王父偃上書召見武帝拜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秦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扼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

充國上圖

馬援鬻鏢

並見年齒門

生入玉關

班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立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上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立依風之思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關帝乃徵還

高允墜車

後魏高允年漸刻願志識無損孝文以爲光祿大夫其年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觀馬忽驚奔車覆傷眉帝遣醫療護司駕將更重坐允故口無半言之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以上聞

喬琳耳曠

唐喬琳衰老耳曠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

公然一婆

有一郎官年老買媵妾數人鬢白令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爲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未幾頤頰遂空又進士李居仁盡摘白鬚其友驚曰昔則瞠然一翁今則公然一婆

遜奇閑覽

古今文集

雜著

老而貪功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

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庶煩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羗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却光武時，上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虜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京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隋華

卷之四十四

十五

福榮堂記

楊廷秀

紹熙五年 慈隆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 廼春王三朝 皇帝
鳴和鑾備法駕 曾爽夙興 星陳天行朝于 慈福宮奉觴上千
萬歲壽是日 壽皇拜前 皇帝拜後 嘉士又拜後 四世重
慶三宮 驩洽怡愉 如也 纏禮告竣 慈顏有喜 皇帝若曰
有吳博臨克篤 宋祐佑我王母 受茲介福 施及家邦 予一人
敢專嚮之 其錫類介賚 以及人老 惟臣若士 若民父母 高年者
賜爵有差 於是太學生 貢吉州太和縣進士 胡箋 父臣 諮封迪
功郎 致仕母 歐陽氏 孺人 贊書 寵嘉命 服淵耀 邑里 交賀 族親
相艷 乃補其中堂 命曰福榮 以修君賜 取諸贊書 語也 維吉之
胡其先 肇自五季 避地 寔來 其別有三 若資政殿學士 忠簡公
是爲 值夏之胡 其祖伯也 若諱衍 策慶曆六年 第仕 至朝 奉大

夫者是為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為黃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審汨而未昭其養其昭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教子若琢切而箋也允迪其教用勸其業將以樹其家而亢其宗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宰而屢書十月成焉繫 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不天曷云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則幾矣昔惟報其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記

古詩

榮木

陶潛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嗟余小子稟茲因陋壯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捨矣此日富我之懷矣但馬肉然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復去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若來知柰何

悲白頭翁

劉希夷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

花長甜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
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无復洛城東今人还對落花風年二
歲又花相似歲又年又花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謝白
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
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間錦綉將軍樓閣尽神仙一朝臥病
无人識三春行樂在誰边死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乱如絲
但看舊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老去也

薛逢

惆悵人生不滿百一事无成頭雪白迴看幼累与老妻俱是塗
中遠行客匣中舊鏡照膽明昔曾盜我髭未生朝巾暮擲不自
省老皮皺皺文縱橫合掌髻子諒許大此日方知非是我暗數
七旬能幾何不竟中腸熱如火老去也争奈何敲酒盞唱短歌
短歌未竟日已没月映西南庭樹柯

短歌行

張籍

青天蕩二高且虛上有白日无根株流光暫出还入地使我年
少不須更与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
前再拜願君千万年

律詩

村南逢病叟

耿漳

雙膝過頤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卧驅鳥雀惜禾黍尤恐諸
孫无社錢

代隣叟

竇鞏

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
髮向斜陽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五

建安祝穆和父編

樂生部

壽

羣書異語

五福一曰壽洪範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天保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門

言永錫難老泮水仁者壽語四年弥高而德弥邵勗子人上壽

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

二月之中不過三四日而已耳盜跖緣督以為經可以全生可

一盡年田緣督中經常也養生是謂長生久視之道老子啟

一世之民王壽之域王吉傳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

則治平主壽焉天文志龜千年乃游於蓮葉之上鶴千歲乃棲

於偃蓋之松史記大椿蟠桃見聖壽明

壽曰八荒開壽域社

古今事實

廣成子千二百歲

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故我脩身千二百

歲形未嘗衰

彭祖歷三代

彭祖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父壽聞述而

千歲眉壽

閔宮頌僖公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文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

壽母官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老子二百餘歲

老子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色若孺子

南侏子葵問女馮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曰吾聞道矣

摩銅狄人

後漢薊子訓而一老翁共摩掌銅狄人相謂曰適見鑄此物而已近五百歲

吞氣九千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龜息必壽

唐袁天綱李嶠同宿袁听嶠息在耳中賀曰郎君貴壽此龜息也

香山九老

白居易暮節感浮屠至經月不食軍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時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且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房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年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正年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宋昂而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看一僧唐世及元豐書吳所无也次年李公即出此事竟不

成耄老康寧相与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容齋隨筆

洛陽耆英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共十三人詩見後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与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蕪故事請入會温公辞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

六人前四

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也詩見同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温公与数公又為真率會詩見後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屹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聞見錄貴而且壽

張退傳文懿士遜趙少保叔平槩張樞相昇皆壽八十六陳丞相文惠堯佐壽八十二杜丞相正獻衍壽八十一富丞相文忠弼壽八十五贈致政退傳詩曰青雲歧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青箱雜記

飲菊水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二十餘家飲其水皆

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峻遠生不識鹽醃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

古今文集

雜著

壽域碑

王元之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畫無鍵而閔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渟天地離合我其高鑄春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絕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為土木德為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渟恭乎高鑄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

文前四

拔者也洎霸道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為風雨以驅之與賦役為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壤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費金玉盜賊蜂起穀斂角張刑巢蔽空憲網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塗卒乘鱗集較吞鼓頰蠶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煙蒸霧障發癘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夭而死者山貙搏人水蟲射影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王者患民之無壽也率引年之典行養老之禮乞言於東序展禮於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於是乎錫之以繒綵非肉不飽於是乎錫之以穀豢非車不安於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于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舜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

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奉授時之典與除害之利五氣斯順兆人克寧則无夫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宝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恠斯露厥人用康則无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愛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法兵天橫絕之於下游游乎蕩二乎見壽域復成於今世某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无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方安得後之域基奸址賊民欲壽方不獲我聖人方復于古昔

古詩

唐九老詩并序

白居坊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弊居獲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

文獻四五

五

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鬢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又云時祕書狄蕪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与會而不及列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果年八十九

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只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尤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鬢落滿斟拚酪酌香麝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收年八十八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只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筋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

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得
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吟詩猶
資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霧
碧玉盃斟麴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絃雖未
李穷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東閣幽間日暮春邀懽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
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盃多說古今人更无外事來心
肺空有清虛入鬼神醉舞兩迴迎勸酒狂歌一曲會余身今朝
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文甫由王

六

三春已尽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万株垂
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已共同對酒歌聲猶竟
妙玩花詩思豈能穷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
綠醅常滿酌煙霞万里會應通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幽亭春尽共爲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道跡豈勞登遠岫垂絲何
必坐溪碯詩聯六韻尤應易酒飲三盃未竟誰每况襟懷同宴
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
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紵朱垂白鬢裏裏无金莫嗟嘆樽中有
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还旺飲到三盃氣尚麓鬼我狂歌教婢
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疎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

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睢陽五老圖詩並序

錢明逸

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遐者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公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此功成自引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何東舉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昔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復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怡然相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為盛事迨茲數百載無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過之則逸游公之門久矣以卿問世契倍厚常品今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卿校詠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

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

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聚雪鬢霜髯滿坐寒若也睢陽為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九十歲

分曹歸政養耆年李下何由更正冠賢相賦詩同嘯傲聖君優詔去盤桓眉老叟俱稱壽凌雲喬松豈畏寒岳岳拍五人齊享福鄉人須作二疎看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

非才最忝預高年分務由來近掛冠敢造鉅賢論軌躅幸依都府得盤桓相篇章捧和慙風雅眷待優隆荷歲寒儻許哀容參盛列願憑繪事永傳看

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

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宜頂道冠下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

絳尚盤相君恩至重如天覆相坐時親畏地寒九老且無元老
貴莫將西維一般看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

詔恩分務許優閑肯借留都獬豸冠名宦儻來空擾擾立園歸
去好盤桓醉遊春圃煙霞暖吟聽秋潭水石寒退傳况兼為隱
伴紅塵那復幸頭看

謝借觀五老詩

歐陽脩

脫游軒冕就安閑笑傲立園縱倒冠白髮憂民雖種又丹心許
國尚相桓真鴻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
和新篇何惜盡傳看

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圖傳於世 宋吳
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

文四十五

八

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於
洛者路國謂韓國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
奚必文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上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
買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
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
亮 三朝為 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 社稷尊
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為 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
取安所取平其勲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
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俗燕私
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
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亦家
洛位尚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
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過其為諸公嘉美如此光未七十用

狄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路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辭時元豐五年正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

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敝居為耆年之會承命賦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

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惟名利場驟為耆德會大尹吾曰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予慙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開嶠訪精筆蛟綃布絕藝今復崇宴祈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駝荒弊仍淤厓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獻酬互相趣歡馭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為千祀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路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

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有素髮昏時竟揮塵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捷飛觴無筭酒行頻蘭亭雅集誇脩襍洛汜英游賞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款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弼竊覽長篇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絕上呈

顧我年於難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不推行業終難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彥博伏觀公詩有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上呈

洛下衣冠今最盛當筵尚齒禮容優惟公福壽并勲德合是人

間第一流

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繫国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貴礼容優賞心樂事之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

壯歲塵埃祿仕牽老婦重到舊林泉曾無勲業書青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頽公筵更慙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

端朝風望两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餘摠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韻語皆非俗圖上形容尽得真勝事主盟開府盛誤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便衣甲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二公笑語增和氣夜叉盤花旋發春燭下盤花盛開公即指目焉

前四十五

十一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

新春鼎洛燕英髦主礼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耀樽酒時行挹斗杓秉穎庸夫最無狀也將頽面趁嘉招

秘書監致仕上柱国刘几伯壽年七十五

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勲固絕倫偶以莫年陪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祗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且伸元老相望踈迹在不應此會愧前人

制率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筭一席哉盈九百籌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歲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肅之年七十五

書稱五福壽為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櫟樗非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

宇斯元纖効勒燕然當時遭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讌筵從此
洛城增勝槩又新重作畫圖傳

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建中正
收年七十二

自顧頽齡七十餘又斯頑鈍費洪鑪歸逢大老者年會衰朽形
骸愧畫圖

二相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尚圖儀像傳來世何事頌
疎亦比肩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年七十二

相印貂冠紫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里惟尚年
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矧瞻陰德見訐謨叨陪几杖真榮
觀珪璧叢中間珞珞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年

七十一

西都山水天下奇神嵩高景室環清伊上古太室山為景室山甫

申間氣秀不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月

光離二魏京雄奧壓函朔遊宮御府嚴天威膏田千里翳桑柘

犀甲万旅馴能罷公當緩帶各三鎮懸亦繼軫承保釐追推契

遇最深舊加復雍孟交旌麾仁皇一在龍虎榜桂堂先後攀

高枝宦遊出處五十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

年以長猶有隨公今復主鳳門鑰僕亦拜撫銅臺折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軫步踵門至投我十一者英詩

整冠肅貌諷章句若坐玉肆羅珠璣為言白傳有高躅九君結

社真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就僧館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

目滂灑大筆何淋漓眷言履道靡充訛夷裘近邑將營歸報云

繪素得精筆願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渥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室盛氣如虹霓昔年大對繼晷董登
科賜第同一葦皆天聖八年紫垣步武既通接金莎里閑還鄰
比探禪論道劇訓對摩軋太古窮天機二賢勲業冠朝省爵齒
官亭誰依稀今將圖益表來世詎可下客聯纓綬既蒙月品定
人物不敢循避違風期况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
駝坊西福善宅脩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高未百尺下眺林嶺
如屏惟花王千品足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相街中路公第
碧瓦万木煙參差左隅廟室本經礼右閣宸翰尊星奎婆娑青
鳳森松栝煥爛素錦薰醪醪石渠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堦
墀伊予陋宇治劣僻姑喜地廣為環溪樓名多景可曠望臺號
風月延清輝四時花蔭不凋假擊舟傲憤聊嬉怡懷歸撫事若
飢渴恨无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意接心相知豈
无晚秀負才蘊高談大笑拘礼儀洛中故事名義燕二毛第一

文獻四五

十一

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尊君报国當百為既嗟大耋盍知止
納祿謝事皆所宜顧方比道倚煩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
令負花約公貽負負花前約之句為拍風什歌式微如羹甘露
爽心骨似柄玉璽親頰眉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陶籬
子山已著小園賦交倫猶愧鍾山移聊據短引謝招引肯使猿
鶴常驚帝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

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裘具瞻雖礼絕白頭序
茵却情親清間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似隱倫尊酒椒香繞過
節此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暢吟哦內衛武東強笑語頻豈獨
丹青傳不朽潛欣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調形健蓮葉龜游納
息勻商皓寂寥拘小引洪疎局蹙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自
有光陰寄大椿復得蕪謨為重客司馬光未七十恐遺元爽在編民神

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以益真滿座交歡祝眉壽群生五福
託鴻鈞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景元

年七十

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園園林景物全功在三朝正二相數踰九
老萃群賢當時鄉社為高會此日君留許成茲多幸不才陪履
馬更慙七十是新年

彦博代簡上君貺宣猷

勿愛大名各遂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二月三月
春融融千花萬花紅灼灼公乎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狀元
紅更對劉師閣花雖舊房其艷世更新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

年六十四

文四十五

十一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
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筋只將佳景便娛娛須更公此興知非
淺慕霍然難作主人

會約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與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巡巡無下酒時作菜
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起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四月

日拆

你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
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
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 司馬光

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聞雞非我事紆衣絲
髮且相輝
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
笑滿頭花

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合正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樂生部

年齒 自一歲至百歲

羣書要語

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孫綽任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二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凡校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六十不毀，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並曲礼，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

暖，六十不視，李七十致政，惟衰為喪，七十觴酒，且肉七十不俟朝，士之老者八十月告存，每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六十宿由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並王制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耄，說文九十曰皤，昔或曰黃者，或曰凍梨，或曰皤齒，或曰眉壽，釋名

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續洪書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占諺

詩句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古詩三十首，略成韓

古今事實

七月

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

周歲

晉相彞生子，未甚溫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相可試，令啼，嶠曰：真

英物也因名温後爲大司馬

曹武惠王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頃取一印後爲樞密使王壺清話

二歲

晉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志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二便批硯涕泣

范文正公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

三歲

韓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巫嫂鄭鞠之節孝徐先生積三歲父卒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行狀

四歲

謝文四歲相彛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
歐陽公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

劉公恕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異墓碣

五歲

羊祜五歲令乳母詣鄰人東垣取前身所弄金環
令狐楚生五歲能爲辭章

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誦六甲
徐卿二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

六歲

孔文峯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礼乎世說

陸雲六歲而兄機齊名閔鴻奇之曰此兒龍駒鳳雛

陸續六歲見表術於坐上懷橘三枚辭去墮地曰欲歸遺母
王戎年六七歲而群兒戲見李實曰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

七歲

東漢黃琬七歲祖父瓊為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高郢之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杜甫上賦頌自稱七歲屬辭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用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目曰馬軒過

吳公殊七歲善屬文號神童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

當有大名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以鳳元之即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蚕

八歲

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

謝尚八歲神悟連成父鯁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尚應言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祖八歲齒齠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竇玄祖答曰使君輩從此中出

隋何妥少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言曰先生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本傳上召入禁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

櫛上戲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明皇雜錄

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九歲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陶淵明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徐卿一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

王元之九歲能爲詩畢士安見而異之

三九

卷八四六

四

十歲

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孔融年十歲詣李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之答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謝惠連年十歲爲文族兄靈運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

北齊邢劭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遊燕爲娛不暇勤渠嘗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看一覽無遺李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

十一歲

宋白年十一善屬文

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 太宗歎異

以為祕書省正字

十二歲

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矣君其試臣始皇使甘羅於趙

虞翻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遇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苛之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相與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元魏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柳公權十二工詞賦

文四一六

五

十三歲

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王羲之年十二習周顛之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顛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

陶淵明詩雅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王勃年十三作滕王閣序

揚收年十三通大義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曰神童

李白送魏萬詩十三能文史揮筆如振綺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并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夢攷元建康是歲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同輩驚異之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虛已知徐州一見奇之薦於楊大年以聞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著明日

再試文采愈美 上六奇之即除祕書省正字
柳開父承翰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二亟取
劍逐之盜踰垣揮劍斷其足二指

十四歲

北史劉昫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
於昫遂以妻焉

黃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
之師表也

祖述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愛之後乃博覽書傳

杜甫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邢博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十五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四十六

六

東方朔曰臣十五學擊劍

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居室不治人曰孺子何不掃除曰大丈夫
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呂蒙年十五六竊從姊夫鄧當戰面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
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富貴

阮籍與王渾為友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謂渾曰清仲戎
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元稹十五擢明經

開元初嘗教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曰能
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七過已通熟矣

杜甫詩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十六歲

東方朔曰臣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一萬言

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且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之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共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十七歲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後年少好禮吾即沒若必師之

韓愈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蘇易簡曰錢易者希白才也

十八歲

文二十六

七

賈誼年十八名稱補中河南王吳公選之

房元齡年十八簡尚書基曰此郎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從耳

陳子昂字伯玉年十八未知書以寫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飾所論著為當世法

程伊川年十八作知學論

張載嘗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

王宣徽拱辰江端明應辰皆年十八作大魁

十九歲

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東方朔曰臣十九學孫吾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唐揚於陵年十九登進士第再登博學宏詞科浙西觀察使韓
澆有愛文方擇璿謂其妻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以女妻之
生子復為相

蘇子由年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年十九作遠遊篇

二十一歲

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
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
過梁楚以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

二十一歲至三十一歲

陸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

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以聞

賈生死年二十二

王溥年二十二狀元及第

蘇子瞻二十二歲登科二十四歲中制科

程明道二十三歲作定注書

鄧禹年二十四光武使之者拜為司徒

周瑜授建威中郎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以恩信著於廬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年二十五始知讀書

富文忠公弼問邵伯溫年幾何娶未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

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

李賀年二十七有玉樓之召

宋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

逡巡良久乃啓其謙退如此

孔子曰三十而立

山簡嘆曰年幾三十不爲家公所知

王述年二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爲中兵屬公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范僕射宗尹爲參政時年三十一拜相時年三十二卒年三十

九然有五子兼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求而人間之事畧備

顏子三十二歲短命而死

潘岳秋與賦序曰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王溥狀元及第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罷相歸時年四十一在具慶下

宋謝晦爲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詣叔光祿澹問年晦

文四十六

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爲此府都督比之爲老

矣晦有愧色

柳子厚書曰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无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韓愈年未四十而視茫々而髮蒼々

孔子四十而不惑 又曰四十五十而无聞斯亦不足畏也已

孟子四十不動心

謝玄爲桓温掾温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山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後拜吏部尚書

孟浩然四十乃遊京師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謝安年已四十餘始有仕進意高崧曰卿高卧東山將如蒼生何

邵堯夫年四十餘始娶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弥衆

蔡澤從唐宰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宰相曰先生壽從今日以往四十三歲

徐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為手詔評章邈還省判削然後出之

蘇子瞻年四十四李定論公作詩文謗訕朝政責黃州

黃魯直年四十四入史劄八年而丁家艱

杜甫言於中宗曰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体常寄食於人伏惟天子哀矜之按泥墜之以辱則臣之述作豈不足

文四十六

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雖楊雄枚臯可及也

揚大年三十七為翰林李士書寢於玉堂忽夢懷玉山人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此數乎許添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王壘清語

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健為太守四十八果卒

齊褚彥回少病篤夢人告卜者一具遂差果年四十八而薨
岑文本曰馬周火色猿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
韓愈曰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
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李適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与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尽此勅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注蘧大夫蘧瑗今年所行是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二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淮南子莊子作六十

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二動中懷及辰為茲遊

朱買臣嘗刈薪樵賣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負載相隨妻苦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待我富貴報汝妻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不能留即听去

元宗欲以張嘉貞為相嘉貞曰昔馬周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晉孔愉元帝命為參軍始出應召年已五十餘矣

文四六

十一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而物多忤當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下人

蘇子瞻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五十九歲責惠州

孔融書云五十二年融又過二

黃魯直五十一歲責黔州五十四歲移戎州

南史梁武帝遣領軍司馬王昇之以手詔徵謝朓朓之先至何胤所胤恐朓不出乃下牀跪受詔及朓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以應召答朓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心不及何容復有官情朓之失色不能答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而聞國政

孔子六十而耳順

公孫洪年六十召為博士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黃曾直六十歲責宜州六十一歲卒

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武陵五溪亦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五溪

蘇子瞻年六十二責昌化年六十五移廉州又提筆玉局觀任便巧往年六十六至入五陵告老致仕未幾而薨

呂洞賓請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

孔子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老萊年七十父母猶存服爛斑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子年四六

十一

魏田豫年七十遷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答曰年過七十而若位警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太中大夫

食粥祿年八十薨

杜甫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到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更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七十一歲至八十歲

先零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曰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張柬之年七十餘以賢良召狄仁傑薦柬之雖老宰相材孔子年七十二卒

晉情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問一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

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二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目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句也襄二十

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謚清獻

太公姓姜字子牙八十釣於渭濱文王出獵同載而歸胡屠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練達事體

宋沈慶之年八十為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匹緇與之曰此緇足度船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果死

富弼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本傳劉器之二云富鄭公年八十嘗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客語

八十一歲至九十歲

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事文四六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

蘇公頌以太子太保致仕薨年八十二

陳堯佐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穎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二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齊相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九十一歲至百歲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書序文潞公彥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請老不已復以太師致仕薨年九十一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戒警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也必共恪於朝夕以警戒我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及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李守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避卒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雜篋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洞微志

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少者年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又穰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曾孫婦乳又荊州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處處覆行未幾而終梁肅映傳

古今事考

雜著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述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覓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盞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十年四十為野夫田中琴鉏谷四十官七品拙官非由他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備莫李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二巳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

謫江州爲群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
春爭得不慙歎我今四十六衰醉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
寬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峯眼
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官途氣味已諳及五十不休何日休
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孛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
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
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
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
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及
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

年六十七上山乃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
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二翁頭雪白假如醒煞欲何爲
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
帙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无憂亦无喜六十六
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
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
今年年七十假如死病不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
來遲且喜開年滿七十莫嫌疾病莫嫌貧旧語相傳聊自慰世
間七十老人稀嗚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令辰悠二七
十春人生七十稀我今幸過之白頭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帙可謂及大年吾今已年七十一
眼昏髮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

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且暮身班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
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倖霏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
重樂天故間亦効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
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
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吾今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嗔我與
君比曾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年之初過二衰頹記我今如
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服
已入不二門紛二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今六十一
頹景蓮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與君皆丙子合已三萬
日翫味莊謂便如閱年譜也谷齋隨筆

詩話

而立者稀

東坡再謫惠州日與一老卒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二十歲生
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
而立歲頑尊已及者稀年侯備

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七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嬰疾部

疾病

問病 君問病 癩疾 羸弱 好潔
消渴 風疾 雜病 餘見耳目手足

羣書要語

無妄之災勿藥有喜注非妄之災勿治自復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易有負薪之憂曲禮

有采薪之憂注言病不能采薪孟子狗馬之疾歲助傳玉體不

安文選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難辨歐集

詩曰張腹堪成鼓羸形漸比柴耳鳴疑暮角眼暗助昏霾元微

古今事實

河為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左

請禱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在膏肓見醫門

何恙不已

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有陰德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果喻

移病

楊敞皇懼移病師古曰謂移書言病也

躬行致藥

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致醫藥遇之甚恩

死鬼為祟

魏管輅傳言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矢主射曾腹故心痛徙掘骸骨家中並愈

賢者疾篤

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造物小兒

杜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其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矣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七十無病

張禹福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一服清涼散

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擇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正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翰林雜志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出多傳以為異石林燕語

康節知命見死門

問病獨留 以下係問病

丞相丙言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陳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上自臨問吉薦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問病防笑

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郭子儀病甚百官省不拜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恠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推吾族無類矣

問病嘗糞

唐郭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空望問疾 以下係君問疾

呂蒙有疾孫權欲數見其顏恐勞其起動嘗穿壁瞻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分不寐

鑿墻問疾

房元齡疾劇太宗鑿死墻開門累遣中使候問遣醫不絕

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太子親臨問疾

老嫗問疾

李衛公疾太宗詔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令一人來朕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嘗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韋端符故房記

剪鬚和藥

李世勣病太宗剪鬚和藥因頓首大哭帝曰吾為社稷計耳

亡之命矣 以下係病癩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先儒以為癩

啖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為地仙抱朴子

癩可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癩可 西清詩話

體羸帶減 以下係羸弱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田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時觀旁貶尚似全人而形骸過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備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帶常松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車文四十七

四

難近婦人

膠西王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日 漢景十三王傳

常禁其語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

拂席洗床

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戶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人去掃坐處

齊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詰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從帶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號為水滸

梁何遜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滸

掃拂郭路

齊遂安令劉澄為性彌繁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剪蟲穢人不堪命坐免官

疥渴 以下係疥渴

司馬相如善著書常有消渴病

用水止消渴

魏卞蘭卞太后弟子也為將軍常侍苦消渴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以疾辭召 以下係風疾

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痺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力辭曰臣抱繫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佯狂

揚涉送傳國寶於 太祖其子疑式諫不聽即佯狂號風子

以下係雜病

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耶

患大臭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 呂氏春秋

元章心恙

米芾諛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大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畧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舡舡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石林燕語

釋疾文序

盧照鄰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挂一磬
 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
 歸暑開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
 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
 可憑今為釋疾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依身者其有憂患乎刪書
 者其有栖遲乎田語之作非警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
 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故安可默而無述其略曰

先朝好史子方學於孔聖今上好法予晚愛乎老莊彼圓鑿而
 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乎八荒駕風
 輪而梁弱水飛日馭兮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

啓行文人鼠竄猛士鷹揚故吾甘柄柄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
 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
 銷兵革方為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予有幽
 憂之疾蓋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
 而痛諸道之爭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
 酤鐵隸侏王侯而有餘已焉哉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
 來多生兮生兮奈汝何

辨恙字義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
 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乎非為
 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
 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
 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

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
風疾為風恙報著已深無由可改
律詩

風疾枕上作

白居易

風疾侵凌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卧賴是從
前爛熳遊

詩話

患鬢蒼

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
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蒼始皆不諭後
忠定更鎮杭晚年發蒼於鬢移守金陵遂薨

瘧疾

羣書要語

孟秋行夏令則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月令驅厲鬼
方山之左 韓文

古今事實

顓頊三子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
兩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
讎以驅疫鬼 漢舊儀

黃能為癘

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三月矣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子產曰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
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

呼名悸瘧

蘇桓原勇果驍悍從武帝顛縣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虐南人

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病瘥者寫之帖着牀壁無不立愈

死為厲鬼

張巡守睢陽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

墓土止瘥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柘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城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瘥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古今文集

雜著

祀黃熊評

程晏文粹

傳曰子產聘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熊之神化為

卷之四十一

八

黃熊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註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鯀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盟主豈天子祀典且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崇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鯀厲而為昏越之祀哉

瘥厲文并序

劉禹錫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

命竊帝威罔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為禍於人間被
之者始若處水檻復若落炎井眩瞽發惑視之累形聽之重聲
骨節怠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
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
礦文愈矣凡有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文不可
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矣不效神為聰明正
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為文祝集作而逐之曰癘乎萬乎有事
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
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樹威借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
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
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曼之色媚于君側巧
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
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
星之臣集作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
生爾宜癘之見災幸以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祭天未降
刑尚或竊生亦宜癘之癘乎癘乎尔目不盲尔耳不聾如向來
之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
癘遇姦佞而肆兇非唯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工癘乎癘乎苟
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尔于帝聰

護瘡鬼文

秦少游

邦溝慶士秋得瘡瘡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
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互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
螻蝨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煤毒回祿嗣灾躁外
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盍未足為快徂酉
盡成泆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慶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
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

素繁縷注金揮以大筴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李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忿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跡馳是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谿木採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拍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而若夫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吐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儔漫不復省瞽瞍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微而贖者弗知昔以爲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冠于茲有年披收氛霧乃觀青天焚然故藝一夕棄捐飲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殮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弗避父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弗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餘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喏而不答悔昔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古詩

譴瘡鬼

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瘡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媪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文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昧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醜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呼吸明月

光手掉芙蓉旗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非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澤

謝瘧鬼

東子高

皇天分四時寒暑代愈張折膠與流金民生以爲常伊坎離何神爲帝司一方如何縱孽鬼乘時盜陰陽睚眦四五輩歛東西跳踉詭俗各有名爲人作於涼或燔以炬火或吹以鞴囊初禁如立雪俄赫如探湯炎洲無陰堂那得在一床闕伯追實沈左右紛冠擻酒更異冬春裘扇安可當蓄休熱汗粟米炭弗我賜佛鬱不自聊災疾未渠止非金艾所及區區事祈禳犧牲一物無祝祠甚荒亭懇懇謝惡鬼汝計誠未良汝利在嘔吐藜苳焉足嘗我貧多錢財調汝好披猖求汝豈不聞儒生類疆梁子美雖老瘦覩願事新粧思一粉故點白藥更臭香身病易語言吐出多謗傷吾村授此例勉作新詩首詩以祭汝歸自可捐糗糧

事文四十一

十一

貧送於汝足此外何所望汝也寧不慙急急去我旁

詩話

讀詩愈瘧

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鬪髀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亦不然蓋有瘧意曲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六曰鄭黃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也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可令取子璋鬪髀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口矣此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哉觀子美有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一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

地有醜髮鮮粧則足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癭疾

頸歟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葛叔夜養生論

秦書要語

詩句癭木杉杉贅楠瘤剗得來陸龜蒙

古今事實

號智囊

樗里癭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發憤生癭

魏賈逵在弘農與典農趙尉爭公事發憤生癭自啓願令醫割
癭太祖惜逵報曰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奉行其意而癭愈
大

事文四十七

狐繫狗頸

晉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禪其智計以狐繫狗頸示之
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及城平盡捕殺之

割瘤即死

南史宋齡石傳昌蔣氏頃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項安節相

神宗嘗夢入大第有植理以金項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
乃太學生也慈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允也於是正憲為相
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歲郎石山談叢

古今文集

古詩

汝癭和土仲儀

王介甫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烏糞滿或若猿燕並女慙高禿

襟男大閹裁領飲水擬注壺吐詞作有梗樗里既已聞杜預亦
不幸秦人號智囊其瓢掛狗頭喁脆常拄頤伶行安及脛祗欲
仰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深冒犯風霜冷厭惡雖自知割
剖巨難肯不惟羊把鏡仍亦愁弔影內療煩羊醫外破廢釘額
在木曰楠留剗之可曰四此誠無所用既有何能屏臄臄則元
首臃腫異顛頂難將面目施可與胞胎違賢者臨汝守世德調
金鼎氓俗雖醜乖教今日脩整風土恐隨改是昏憂憂省儻欲
覲慈顏名城不難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七

神鬼部

神廟 生祠 家廟附

羣書要語

有渝此盟明神亟之 成十二 縱子忘之鬼神其忘 諸乎定元 叢祠頌注叢謂草木岑蔚也 保勝傳

詩句

廟令老人識神意手持环玦導我擲 韓退之謂南嶽廟沙 頭有廟青林合 韓滉

古今事實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 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

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 名召之神皆警言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 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無廢禮焉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因 二長狄見臨洮為秦王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 習五行 志

為寶神會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寶神會往 二 因劇飲終日蘇 子羨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 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 曰不動尊佛龕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 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篈以牛 以下係牛

庾亮鎮武昌引戴洋問氣侯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薨本傳

神占郡廳

梁葛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听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者履登听事常聞室中有此声琛曰生不能而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听事何也因遷之

焚蔣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詔於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菽欲焚蔣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而驟雨如注臺中宮殿皆撼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脩謁曹景宗傳

毀廬山廟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二神氣湛然鬼返和繇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商芸小說

宿薄丘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中衣閣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口請郎君入至大殿蕭以杯薦拜于殿下薦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身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以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余即肅拜如禮禮更

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余拜妃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別有善苗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一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乱太后又曰太真先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邸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余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僧篤自作周秦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脩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

畫又四八

三

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堂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之二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尽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聞見錄

收其施利

張謩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皆有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刀戶人買撰時王荆公秉政主謩言祠下有差南京高辛廟絕少祈祭縣吏抑勒僅酬十千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与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大駭賣廟事尋罷倦遊錄

術致廟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帝世衡葺之其梁重六衆不能卒世

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致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朝梁然後擲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記聞

古今生祠以下係生祠

石夢為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樂布嘗守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樂公之社以至荀勉之遺愛童恢之異政章義之狂獄屢空主堂之削平群盜杜軫之專尚風化皆立生祠

氏立生祠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貧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當立家廟以下孫家廟

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為立廟貌云

家廟景象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願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把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曰楚雲小曰賽坂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蓋偶然爾程氏遺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室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祀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

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
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海之東南海道八
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
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
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
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兩旁風无所蓋障
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籍濫亘薦裸與俯不中儀式
吏滋不恭神不顧享育風怪兩發作無節人家其害元和十二
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
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潔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
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夜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凡上所

自署其文曰嗣天子其謹遣某官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
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是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
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有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賜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撤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
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
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恍惚蛇虺之來
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颿旛靈旄飛揚晡曉鳴鑼鼓吹轟高
管敷謀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
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城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
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憚益虔歲仍大和羣文歌咏始公之至
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

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於屬
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八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
八百困不能償皆以巧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
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
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瘼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
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與
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頌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
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
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違公無遽歸
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羅池廟碑

韓愈

卷之八

前八

六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
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
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嘗與其部
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
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
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
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
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詞曰
荔子州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舡兮兩旗度中流兮風
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
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

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信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徐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
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
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吐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
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
而原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
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上有老木橫植森
拱羅葛翳而上鳴鸚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惟狀農作之吐怖

文四

十一

之大者推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
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解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慄慄然
疾病死喪咄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
若以古言之則矣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
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
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矣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
之溫原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
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渴未嘗斯於曾中民之當奉
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歐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
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
惻撓脆怯顛躓竄踣之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
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既而爲詩以辭其末曰

土木其形窮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窮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願願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尊以祈謁廼撤蓋整衣馨爐瀝觴擯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所饗而答盍寄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二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及乎余之敬詞之懼瀆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卑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誕惑狡計巧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雀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董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既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而取者益之他水公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千入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吐昔吳時有聖水宋時有聖火亦皆妖妄古人所非之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務觀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邦之人禱祈讓會昭答如響紹興

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滸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虜畏 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正事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外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更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己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後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神人協心霧雨澄霽雲風肅然采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其惟紀侯志奮於一時而暴君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陷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之惟力於為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史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若於碑其知所勉焉母為神蓋六月癸未記

五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陸務觀

禮不必皆出於古也之義而稱然之心而安者皆可奉也斯人之生食而祭先畜不昂而祭牛香飲而祭先酒齋而祭先牧猶以魚菜則凡日用起居之類賴之民多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顯以非古黜其祭昔人心所安也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謂見其儀在社神祠上社殺雞豕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巡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以蓋德也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巖其高摩三入其巖立壁負日昭乘東者心掉飛鷲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蛟出沒登舟者浮沉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右氣瘴之毒毒龜龜蛇蠱守宮之毒郵亭逆旅往往大著壩壁以道出軍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四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據復

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碑碩俎是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勸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勸邑人八月一日山陰陸某記

古詩

王華宮

社甫

溪田於風長蒼鼠鼠風古是不知何王殿邊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流鴻萬籟苦聲竿秋色正滿酒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早坐浩歌淡盃把冉冉征途問誰是長年者

黃牛峽祠

歐陽永叔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一石馬擊祠門山鴉噪世取不潭潭村鼓蘭溪聞楚巫歌無送迎神蓋航百丈山前路上巖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下上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欲飲行人正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古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帶客舟

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諸堂下予班元珍下方拜時像為起既出門見一馬隻耳竟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蓋私識其事也

迎神

李建勳

搗蠻囂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滿奠椒漿
齊獻揖陰風罕々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与君降福爲豐年
莫教賽祀虧常筵

迎神

司空文明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
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
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爲傳詞

送神

司空文明

神之去廻風煽々雲容與桂樽琮席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賽神曲

陸務觀

業祠千歲臨江渚拜祝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即兩人意所
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逆歌舞鳴々謳歌坎々
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脂肥再拜獻神々不違晚來
人散相扶歸蟬声滿廟鎖斜暉

律詩

三閩大夫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々楓樹林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在昔靈王子吹笙溯沈寥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亡國原陵
古質天歲月遙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樓彩
翠銷露壇裝琬琰直象寫於喬珠館青童宴琳宮阿母朝氣輿
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惹秦郎白管蕭西城邀締約南
浦命嬌嬈勾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曉天珠弄藥春茹玉生苗
鶴馭爭銜箭龍妃各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
滿人間棄自凋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經天漢伊瀾入
海潮何繇得直訣使我佩環飄

諸葛廟

杜甫

父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惟君臣當共
濟賢聖亦同時却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蛛絲歛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野廟

吳融

古原荒廟揜莓苔何處喧々鼓笛來日暮烏啼人散及野風吹
起紙錢灰

題烏江霸王廟

李山甫

為虜為王尺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舟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
人贈紙錢

木居士廟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
窮求福人

三六子

卷之四八

一三

題木居士廟

羅隱

烏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水物長為主未必浮
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南朝更信無因
賊牢落祠前水氣腥

蜀先主廟

杜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象空山裏玉殿虛
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童武侯祠屋長鄰
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謁文宣王廟

羅隱

晚來乘興謁先師松柏凄々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
殿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僮使小儒名粗
立豈教吾道受棲遲

詩話

三閭廟詩

三閭大夫屈平字靈均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軍將志其姓名題一絕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青瑣後集

雙廟詩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牕涼及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聖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託意其中矣

掛紙竹生

冠萊公歿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掃地掛紙為祭焚之後生筍成林民以為神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誠之有詩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為英賢眷獨深什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儷水齋談

雜著

張文定生祠記

係生祠

蘇明允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張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无事文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尔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祭何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天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无助也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文潞公家廟碑 係家廟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宅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秋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罪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違禮類勢墜廟制遂絕 宋以夷亂蘇疲久而未講 仁宗皇帝聞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嘗因進對舉聞聖言謂諸至專殖第產不立私廟下儒臣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无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

鬼

君筆書要語

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之言歸也慧也 說文子

不語恠力乱神語 屈原国殤云身既死神以靈子 魂魄分為鬼雄 注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国事者精神強壯 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楚辭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 死其魂魄猶能嗎依於人以自淫厲 精神虧形各歸其真謂 之鬼 列水石之恠曰龍罔象木之恠曰夔罔兩上之恠為類羊

火之恠為宋无忌博物志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山鬼鳥无声兮山寂夜正長兮風淅魂魄兮天沉鬼

神聚兮雲窳日光塞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古華戰場文

詩句山鬼吹灯滅杜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声啾杜

古今事实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鄭人殺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

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士子余將殺而也明年

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惧齊城之三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惧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洩之子

子良止伯有子也以抚之乃止昭七

無鬼論

阮瞻素執无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謂瞻寒温畢聊談心理客甚

文四八

十五

有才辯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去乃作色

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傳君何得言无即僕便是用於是變為

異形頃更消滅

不信鬼

晉阮脩字宣子善清談論者以人死有鬼脩独以无後遂伐

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

社亡矣

見土中人

晉鄭湛南陽人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无所言如此非

一父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

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畢夢此人來謝

冢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章中有火光於是趣

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
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无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无玄李自此談玄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比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
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
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无苦
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
遇而刺之明日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
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携官屬居省年代
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時无故有声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中

出須臾復沒或問自開闔見者多死之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
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鬼之董狐

于寶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
夢寤竟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
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見怪不怪

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嫗為看火
婢驚白公公曰掖聞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
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
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鸛鷓鳴於屋端
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昼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
南適越比走胡何頃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

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俱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翫之哉見異錄

鬼手入箱

少保馬公亮少時酷嗜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窻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大書花字牕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遂不能伸且曰公將大責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燭燼摩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謝而去為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果無也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玉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而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而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惟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一說漠然無形而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言以憑之而下殃焉此良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而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而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而形者物性是也故其休而見於民也無常故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禍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大
 鈞播氣不滯一方禱祀為黃黿彭生為大豕長弘為碧舒女為
 泉牛哀為黃黃因為龍君子為猓鷓小人為虫沙武都婦人化
 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如墓十載却活羸謀暴市六日而
 蘇蜀帝之魂曰社鵠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
 者青鳥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發祥之命變以和神湯之間華
 以詭怪音聞曹娥形鑿夏鼎玉牒石記五岳九籥說者紛然故
 漢文帝召黃直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恠之上劉子政之列
 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
 物郭子漢之洞真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異其中神奧頌
 君之真語周氏之真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
 之志舊楚口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

女帝四八

十八

注引古今此標准海禁必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
 無窮 國朝許崇示曰公傳唐臨真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
 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庚成張孝李之徒互相傳說譙郡
 戴君之術蹟最深其道之淵若思之後魏為晉僕射達為吳隱
 士世濟文雅不似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登乙科君
 自校書員外郎為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
 十卷蓋十餘一言雖與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輔於神明矣
 二子鉞雍陳其志志述諸父兄况行而叙之

燦叔鷲兒

或問朱子曰世人之惑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恠
 曰變魍魎水之恠曰龍同象土之恠曰羴羊皆是氣之雜操車
 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
 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恠孔子所以

不語學者未與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人比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及為所汚因為人放爆竹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語錄

氣未嘗亡

或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先生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魯楚燕之類蓋他先亡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也合如此世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也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鯨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自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此氣又未嘗散也先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人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好為賢說無何故聖人說有要與實說賢又來問某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說得到這裏朱語錄

詩話

燈祭精

宋潛為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又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牕兩遂滅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鸞身於袁城郎今郎觀光上

